

在中缅边境的南伞口岸，最近每天都有一群人翘首盼归 隆隆枪炮声中，等你回家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特派记者 于悦 夏侯凤超 李梦瑶
11月10日发自云南镇康

不断传来的枪炮声

儿子要回来了。
11月10日，云南南伞口岸。受缅甸战乱影响，近期陆续有在缅甸的中国人回来，赵平匆匆往前走了几步，探着头，远远地看着。45岁的赵平，在等待他的儿子——17岁的儿子三个多月前到了缅甸园区，11月9日晚他刚接到消息，儿子10日要回来。

但是，赵平当天接不走儿子。

这两天，南伞口岸封闭了。从这儿回国的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拿着护照办完手续就回国的中国人，一种是进入国门就集体上大巴，被统一安置和转运的入境人员——赵平的儿子就属于第二种。

南伞是云南的一座边境小镇，距离缅北果敢只有一道国门之隔。看到我们住宿的位置紧挨着南伞口岸，司机师傅好心地提醒说，这里可是能听到缅甸打仗的炮声，“前阵子缅甸打仗，有子弹把这酒店的窗户打碎了。”

是的，我们的确听到了，就在赵平等待儿子的时候。

远远地传来仿佛闷声炮的声音，后来又传来接连的炮声，站在赵平旁边的出租车师傅杨莉告诉我们，“缅北又开始打仗了。”南伞离缅北太近了，但是最近来南伞的人多起来，他们大多是像赵平一样，来接亲人回家的。

南伞口岸100余米外，地上架起了两米多高的铁架，外面放置着牌子：边境临时管控区 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。当地人说，自从缅北战乱以来，早在十几天前，这里就已经不允许接近了。

“最近从缅甸回国的人很多，有很多人从各地赶来接人，也有自己出来的。”杨莉说，最近来口岸边等活的出租车多起来，“我们来等着他们，送他们回家。”

一夜无眠的等待

赵平一夜未眠，就是想见到儿子。

直到11月9日晚上接到缅甸亲戚的一通电话，赵平才知道，儿子被困在缅北了。他还记得上一次见儿子是三个月前，儿子告诉自己要去做湖南玩。考虑到孩子已经17岁，赵平给了他一点钱便不再过问，但他没想到，自此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联系上儿子。

在赵平眼中，今年刚中学毕业的儿子“学习不错，脑瓜子聪明”，平时也爱玩手机。“他手机上的东西，我们都不懂。”赵平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会在国门前找儿子。

“还怎么可能睡得着。”赵平家住云南临沧，距离南伞有200多公里。听到孩子第二天可能回来的消息，赵平很早就出门了，到南伞已是次日清晨，他就开始

一道国门，外面是隆隆的枪炮声，这边是翘首盼归的家人。中缅边境的南伞口岸，每天都聚集着这样一群等待的人。在国境线内离缅北战火最近的地方，他们焦急地等着对面的亲人们回国，回家。



南伞口岸距离缅北果敢，只有一道国门之隔。



大批中国籍人员回到境内被拉上大巴车集中转运。



近段时间，口岸旁的出租车生意火爆。

记者手记

人生第一次听到密集的枪炮声

11月9日14:57，瑞丽，距离缅甸果敢273公里；23:22，南伞，距离缅甸果敢1公里。

从瑞丽到南伞，这段路比想象中要艰难。历经近9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穿过两座大山，转了三趟出租车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都是山路。这也是我们人生中体验过最崎岖、最艰险的山路。窗外是万丈深渊，前方是接连不断的大拐弯，狭窄的路旁一个路灯都没有。这样的环境下，车技熟练的当地司机把车速开到了每小时70公里。

晕车、疲惫、忐忑，这些沿途

的种种不利因素，在到达南伞后都烟消云散。因为我们终于来到了距离缅北现场最近的国境线。

“近一些，更近一些。”虽然有安全上的顾虑，但是为了更近距离见证现场，我们还是选择住在距离国境线最近的一座宾馆。听当地居民说，在前些年发生的一场缅北战事中，这里的玻璃还曾被炮弹震碎过。

天刚蒙蒙亮，透过房间玻璃，国境线对面的缅甸果敢街道、房屋清晰可见，远处群山连绵，不时有枪炮声从山上传来。最短的时候，每隔10分钟就能

听到一阵炮声，声音时远时近。这也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如此密集的枪炮声。

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特派采访，让我们收获了这么多“第一次”：第一次和真实的战争面对面，第一次见到新闻里缅甸电诈园区中的人，也是第一次在国境线边眺望另一个国家。我们希望，与战争有关的“第一次”能少一些，关于和平和团圆的“第一次”能越来越多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特派记者 夏侯凤超 于悦 李梦瑶 11月10日发自云南镇康

翘首以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口岸往外走的每一个人。

赵平没敢和妻子说，“家里还有上小学的小儿子要照顾，她听了肯定得担心。”赵平说，儿子是“被人骗去了”，没有护照，对于这些人，“他们会先用大巴集中送到临沧，检查之后再送到各属地，进行后续处理。”上大巴的地方在南伞口岸，距离赵平所在的位置还有100多米，根本看不清。

10日上午不到9点，南伞口岸前就有序出来一群人，100余米外看过去，几乎都是年轻人，穿

着简单的T恤或外套，戴着口罩，有的背着双肩包。又过了一会，一辆绿色大巴驶过来，这些人依次上了车，车满之后就开走了。又一辆大巴驶来，排队的人继续上车。

赵平伸头张望着，他想找到儿子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

他说，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家。

帮他们回家的陌生人

10日上午9点半，一个戴口罩的男子从南伞口岸一瘸一拐地

走出来，一身黑衣，穿着一双灰色运动鞋，神情漠然。和其他从口岸出来的人不同，他没有带一件行李。更特殊的是，他的胳膊几乎没一块好地方，手背肿得很高，半袖露出来的手臂肿得发紫，左上臂还有两处明显的结痂，看上去是个大块头，却仿佛有些站不住。

两名出租车司机把他引到南伞口岸对面一家商店门口的桌前坐下，男司机递给他一支烟，他在桌上顿了顿，没抽，而是把烟放在了耳朵上。女司机杨莉见状给他买了一瓶矿泉水，还帮

他拧开了瓶盖。这时他终于摘下口罩，一饮而尽。

“看他很可怜，虚弱得没什么力气。”交谈中，杨莉得知他是云南保山人，是从缅甸果敢老街的电诈园区跑出来的。

得知小伙没有手机，杨莉把电话借给了他。“是给他妈妈打的，说自己现在出来了准备回家，身上有伤，要买些消炎药，听着电话那头还有哭声。”

像这样身无分文从南伞口岸入境的人，杨莉这几天帮助了好几个。“前天有个30岁出头的男的从里面出来，是武汉人，也是没有钱、没有手机，借我的手机给他家里人打了电话，还要坐我的车去临沧转乘火车。”

杨莉说，小伙两年前去过的缅甸，说是被在当地开餐馆的朋友以旅游为由叫过去的。但当他办了护照坐飞机去了缅甸的曼德勒后，就被骗进了电诈园区，现在才被放出来。从南伞到临沧，出租车公司定价是800元。如果到了目的地拿不到车费，她就会白跑一趟。但看到小伙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杨莉还是决定送他过去。这一路上，杨莉不仅借了800块钱给小伙买了部手机，还请他吃了午饭，把小伙子安全送到了目的地。

“我不帮助他们，他们就回不了家。”杨莉说。

进了国门，就安全了

我们在口岸外待了一上午，除了集中转运的人之外，从里面出来的人有20个左右，他们大多数戴着口罩，神色匆匆，与出租车司机简单交谈几句，便上车匆匆离去。

从果敢老街过来的张兴有些沉默寡言，当被问到缅北那边的情况如何时，张兴才打开了话匣。“下了‘早班’回宿舍一看全乱了，有人说老板跑路了，宿舍里的保险柜和床铺被人翻了，我的手机和证件全部丢了，大家都在往外跑。”张兴的工作地点就在果敢老街，“乱得很，出来才知道大街上都是逃的人。”从他“打工”的地方到南伞口岸有十公里，“车全部是坐地起价，我打车到这边花了200元钱。”

另一名从果敢出来的人来找张兴拼车，他称自己在缅甸果敢老街的东城区打工。“同盟军已经打到离东城区3公里处，经常能听到炮声，有一晚睡觉的床都震得发颤。”

张兴回忆，其实，炮声从上个月底就陆续能听到。“但那时候出不来。”聊天中，我们得知，张兴老家贵州，今年3月份进入缅甸，他表示自己所在的“园区”有上百号人。“一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，不让拿手机，不能休息，有监控盯着自己。”张兴的眼睛盯着前方回忆着。

张兴打算先想办法回家，“先看看怎么去车站，反正进了国门，就安全了。”

张兴以及很多和张兴一样的人都知道，家人很担心他们，也在等着他们回家。

(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)